

「戰爭爆發在我們邊境的另一邊」

米哈爾是一位住在波蘭的主業團Supernumerary成員，有四個孩子，他講述了他和家人在過去幾天，為幫助從烏克蘭湧來的難民所付出的努力。

2022年3月15日

2月25日，星期五。戰爭爆發在我們邊境的另一邊。來自烏克蘭的第一批難民抵達波蘭。網絡上滿載著烏克蘭的母親和孩童有急需的消息。他們需

要住宿、床單、衣服、食物和清潔用品。一個認識我的人請我在社交媒體上發布說：有18名烏克蘭母親和兒童在盧布林（Lublin）避難，以及他們的需求。我的朋友們給了我即時的反應。於是我自告奮勇在周日早上載難民去盧布林。（譯註：盧布林是波蘭與烏克蘭交接的省分，亦為都市名）

2月26日，星期六。我們起草了採購和輸送的行動計畫。並設立了迎接的地點，提供食物和熱餐，也供應大量的尿布。回家後，我與愛妻商量。我們裝滿了兩輛車子捐贈的物品：一張嬰兒床、一個嬰兒車、置物桌、衣服、尿布和清潔產品。我們甚至在一家百貨公司買到一些烏克蘭巧克力，希望能給孩子們帶來些笑容。但是還有許多放不下的東西，所以我們必須找輛更大的車才行。就在那剎那，我兒子打來電話，「嗨，爸爸，我的朋友有兩輛箱型車，他願意借我們來幫助烏克蘭難民。」晚上我們回家，打

包了所有的禮物。我和朋友兩個人準備一大早出發。

「家裡有客人，家裡有天主。」（波蘭歌）

2月27日，星期日。盧布林。我們快速有效地卸載了物品。一切都處理得很專業。我第一次接觸到烏克蘭媽媽。我先嘗試用波蘭語與她們交談，她們很難理解我，所以我改用俄語向她們解釋我們帶來了些什麼。我們兩種語言多麼相似！我告訴她們待在波蘭會有賓至如歸的感覺。離開之前，我打電話給邊境的協調員和朋友，看看回程時是否需要順便帶些人。不幸的，或許是幸運的，他們說已經有太多的車輛在邊境等待從烏克蘭來的母親和孩子。於是我們就回家了。

2月28日，星期一。一位同事的消息出現在我的手機上：「將烏克蘭母親和兒童從邊境送到扎布基（Zabki）及周邊地區：尋找可以接納他們的家庭。」我回信說我們鎮上有幾千名居

民，至少可以接收一百名難民。「你要跟我們一起麼？」「當然囉，」我答說。

3月1日，星期二。早上望完彌撒和早餐之後，我們搭乘法學院的公車和箱型車，帶著補給品開往邊境。我們在路上念了玫瑰經。在Hrubieszow稍停，我們接了頭一批的三位母親和她們的孩子。知道他們的名字後，跟他們聊天並嘗試講些笑話。Danilo 2歲，Kozak Marko 5歲，Swieta是個青少年。當我們到達 Dolhobyczow 十字路口時，發現有數百人在等交通工具。我們先帶了有孩子的母親，詢問她們在波蘭是否有住宿的地方。我們的公車很快就裝滿了，其他的公車也是一樣。我們向華沙前進。在擁擠的公車上，我們盡力照顧乘客。我讓孩子們發笑，想幫助他們忘記留在祖國的噩夢，即使只是片刻，並且暫時的不再思念他們為國家而奮戰的父親。

當我們到達扎布基時，已經快午夜了。大多數乘客在那裡下車，其餘的則繼續前往米蘭諾維克

(Milanowek)。同時，我已經擬定了一個分配所有家庭的計畫，包括與我們自己的家人和我們的朋友家。

一些朋友和我的一個兒子一起去了學校前面的停車場。我們接了一些難民回家。他們終於可以在舒適的床上睡一覺，並感到很安全的度過一夜。有人告訴我們，自從戰爭開始以來，他們一天最多睡不到三小時。

3月2日，星期三。妻子卡特琳娜、孩子們和狗在我們的房間裡過夜。我們和客人一起吃早餐。我們用英語交談，大笑，聆聽他們的計畫。我把我們的客人送到中央車站，他們將繼續他們的旅程。我們說了聲再見，並請他們與我們保持聯繫。他們打算去克拉科夫看一些朋友，然後繼續前往德國。

下午，我在主業團中心參加了月省的活動。我孩子學校的校長發來一條短訊：「我可以給你打電話嗎？」「當然可以！」我們談到如何設計一種線上工具，好讓烏克蘭的孩童能在波蘭學校上課的可能性。同時也得將波蘭語同步翻譯成烏克蘭語。我們也需要與烏克蘭青年安排一些測試。他問我：「你願意接受這個挑戰嗎？」

「當然願意！」

3月3日，星期四。我邀請了16歲的伊戈爾一起吃晚餐。他是一名學音樂的學生，住在靠近波蘭邊境的地方。他一個人獨自從烏克蘭逃到波蘭，他的母親仍在醫院工作，他的父親和哥哥則自願參軍了。我們討論了如何使用電腦工具進行學習和考試的計畫。並且安排了一個周五的會議。

3月4日，星期五。測試第一次翻譯系統。我去上班時收到一條短訊：「我們需要幫助數百名來自烏克蘭的肢體殘障人，他們將於晚上11點抵達華

沙。」我與一些我可以信任的朋友分享了這個消息。後來我們又收到消息，說他們到達時間會延遲到凌晨4點。我和孩子們趕緊多睡了幾個小時。凌晨3點，鬧鐘響起，我們開車前往華沙。

我們接待的人群裡有患嚴重殘疾的兒童和青少年。我們幫助他們在避難場所安頓下來，讓他們安穩的睡一夜。其中有患唐氏綜合症、部分癱瘓或其他殘疾的。我和他們有說有笑；甚至為最年幼的孩子唱搖籃曲。在這裡，很容易意識到我們都是天主的孩子。現在，我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加堅信，美善最終會戰勝一切而取得勝利！